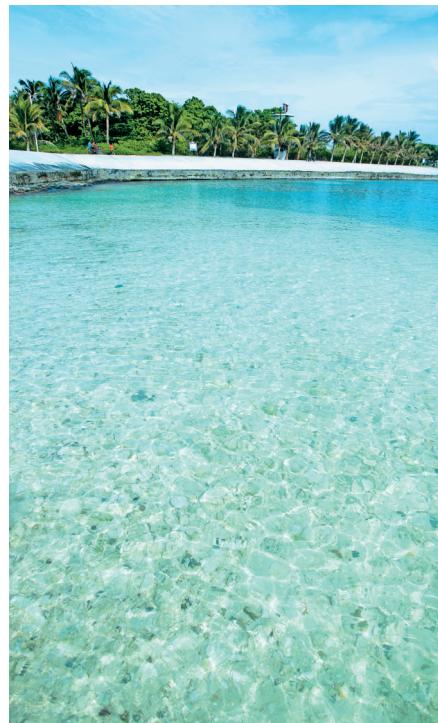


欣逢三沙设市三周年。三年间，曾经的边陲群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军民团结鱼水情深。

为了再现三沙成长历程，本报记者走访收集了一批“老西沙人”的三沙印象，试图对那段驻守边疆、艰苦创业的历史进行回顾和还原。

三沙生万物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黄宁馨



碧水蓝天的西沙永兴岛。

海南日报记者 李英挺 摄

远方，深深浅浅的蓝色广袤无垠，不时有鱼儿跃出海面，与往来的船只竞速并行。近处，一块巨石巍巍矗立，“祖国万岁”四个深红的大字面向南海，迎接每一天的朝阳。冉冉升起的五星旗下，“三沙市”几个大字熠熠生辉。

三沙设市至今已满三年。一直以来，这片蓝色国土以其稀有独特的自然资源、纯净奇幻的美丽风光、无法取代的政治地位，源源不断地释放属于她的魅力，吸引着世人求索的目光。

三沙设市乃是民心所向

“其实，中国渔民向西南中沙群岛进发的步伐从来没有中断过。”年近古稀的原西南中沙群岛办事处副主任何美昌与三沙有着太多回忆，时隔多年再忆旧事别有一番感慨，“海南人那割舍不下的三沙情缘，就像是接力棒的赛跑一样，一代接着一代有序传承。”

何美昌与三沙的故事，早在1985年就拉开了序幕。那年8月，潭门海上民兵连在国家“开发南沙、渔业先行”战略方针指导下组建成立。同年年底，在老连长黄循绵带领下，100多名民兵分乘5艘渔船奔赴南沙群岛进行捕捞，同时探索解决了渔民船舶工具落后、没有安全保障、没有销售渠道等远洋作业难题。

这段里程碑式的南海开发历史，就是刚刚赴任琼海水产局副局长的何美昌极力促成的。他还记得，那年争相报名奔赴南海的渔民数不胜数，为了建造更好的船只和工具，除了政府出资之外，他们还自发筹资或向银行贷款，一心想把开发“祖宗海”的征程一炮打

响，“渔民的海洋观念是很强的。他们认为，这里是我祖祖辈辈生活生产的地方，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领海，一定要保护好、开发好、利用好。”

何美昌说，正是为了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强烈的呼声，1992年，他到任原西南中沙群岛办事处任副主任时，第一件事就是撰写题为《关于西南中沙群岛开发和建制的意见》的一份论文，呈报给省委、省政府，将为什么“一定要促进南海的开发建设，一定要在西南中沙群岛设立一级政权”作了说明。这篇论文，为10年后三沙市真正成为祖国最南端的地级市贡献了一份助力。

三沙命名历经三次变更

时隔20多年，何美昌还忘不了自己最初登上永兴岛时矛盾的心理——这个“六多六少”的地方苦得很，可不知为什么就像一把钩子似的，把他的心紧紧地钩住、拴住了。

何为“六多六少”？何美昌掰着手指头数：男的多，女的少；黑的多，白的少；咸水多，淡水少；吃饭多，吃菜少；睡觉多，工作少；孤独多，快乐少。

他笑着解释，由于当时的永兴岛环境艰苦、气候恶劣、基础设施薄弱，驻岛的女性很少，大家的皮肤都被强烈的紫外线晒得黢黑。因为高温、高湿、高辐射，又缺乏灌溉的淡水，岛上蔬果难以成活，遇到台风天气，补给船过不来，岛上的干部和居民只能就着罐头吃米饭，对蔬果的到来望眼欲穿。

但更磨人的是，当年的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驻岛的干部想念亲人时，只能隔着大海对着海南本岛的方向遥寄相

思。部队里装有卫星电话，可每次亲人们要想打来，都得经历海南本岛拨到北京、北京转接到西沙，最后还得通过接线的部队战士再去传话这样繁琐的环节，才能听见海那头传来的熟悉的声音。

孤独有利于思考。每当夜深人静，何美昌就辗转反侧，心底总有一个声音在提醒着：西南中沙群岛共有2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要让驻岛的干部群众过上好日子，要把守好祖国的南大门，顺理成章地开发和利用南海资源，就必须在这里建立起一级政权！

因此，从那时起直至20世纪末，何美昌三番五次向省里和中央申报在三沙群岛建立地级市，并苦思冥想为其命名。

“第一次申报命名为‘永兴市’，直接由永兴岛的名字变换而来，但因为跟湖南省的永兴市同名，没有获得批准。”何美昌如数家珍，第二次申报命名为“琼沙市”，“琼”代表海南，“沙”则代表西南中沙群岛，但同样没有通过。

何美昌告诉记者，这张否决票是时任省委书记兼省长的阮崇武投的：海南已有琼中县、琼海县、琼山县，现在你又报个“琼沙市”，还是用别的名字吧！

相比之下，第三次申报命名为“三沙市”格外顺利，何美昌至今还有些得意：“可不是个好名字吗？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简称是‘三沙’，把岛礁概括得很全。你再看道家怎么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符合我们的期盼——三沙生万物。”

这个响亮的名字定下来后，三沙设市的计划又几经波折甚至一度搁置，但那都是后话了。④

三沙记忆



丁之乐

潭门渔民协会会长丁之乐：

险因台风葬身南海鱼腹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黄宁馨

透过夹带雨点的狂风，几近虚脱的渔民们隐隐看到，那遥远昏暗的海平面上浮起了一个银白色的小点。渐渐地，它靠了过来，慢慢显出船舶的轮廓，几个鲜艳的大字——“红旗号”映入人们眼帘。

回忆起1975年1月，第一次出海便在位于西沙群岛的浪花礁遭遇台风，潭门渔民协会会长丁之乐仍心有余悸，“如果不是‘红旗号’船及时赶到，世上早就没有我这个人了。”

两袋大米，补好并重新登船或许能为渔民们争取更多救援时间。于是，风浪渐小后，丁之乐等人决定小心回到船上，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好求生分工——年纪大的渔民登上最高点远眺求援，经验足的则找出钉子和木板修补船身，有力气的用瓢盆舀水，用最原始的方法为船身“减压”。

“要活下去。”他们这样想着，含泪望向远方。

自救互救带来生的希望

战天斗浪直面生死关头

琼海市潭门镇上教村里，一座上了年月的纪念亭面朝大海静静肃立。“卢业凤、卢业梓、王德盛……”30名遇难渔民的名字刻在亭壁之上，留下了生命最为沉重的印记。1975年1月，他们在西沙作业时和丁之乐遭遇了同一场台风，但不幸的是，他们没有等到“红旗号”的救援，全船覆灭。

那一年的1月中旬，一艘装载锌锭、铅锭货物的大船因偏航在浪花礁触礁，船主被迫将货物抛入大海逃生。聚集在西南中沙群岛的渔民纷纷闻讯赶来打捞，以补贴微薄的家用。

其实临行前，他们就已经接到气象预报，在南海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形成台风，将于1月28日左右登陆。但战天斗浪大半辈子的渔民大多不以为意：“哪有1月份刮台风的？肯定是气象台搞错了。”一直航行到浪花礁附近开始打捞作业时，他们才意识到这越来越大的风雨并非儿戏。

“海浪掀得有10米高，伴着海风发出瘆人的怒吼，直往船上扑来。”忆起当时，丁之乐不自觉地有些战栗，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惊涛骇浪的雨夜——他眼睁睁地看着不远处十余艘渔船被海浪击碎、卷走，前两天还有说有笑畅谈致富梦想的伙伴们在海水中沉浮、挣扎，发出最后的哀嚎。

丁之乐乘坐的渔船此时也开始漏水，船上的70多位渔民颤抖着双手合十祈求上天怜悯。也不知怎么，渔船被一个巨浪推到了半片礁盘之上，竟稳稳立了起来！船上的渔民赶忙爬上礁石，如同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可海水还在一波波涌来，眼看着礁盘也将被海水淹没。漏水的船只漂浮不定，可它承载着两百斤淡水和

等了不知多久，第一个向他们靠近的却不是救援船只，而是两位随海浪漂来的渔民。他们正用最后一丝力气奋力寻求生机。船上一位年近60的关姓渔民毅然起身：“快！把捕鱼的绳子系在一起，绑在我的腰上，我要去救他们！”

风急浪大，栓在腰间的绳子若是哪个环节松动，不仅那两位渔民，就连关姓渔民也将葬身鱼腹。可他毅然去了，一手抓着绳子，一手抓着渔民，令三人连成一串，艰难地向渔船游回。可是，由于体力不支，其中一位渔民抵挡不住水流冲击，刚松了手就被大浪卷走，瞬间没了声息。

“关大哥是个视死如归的英雄。可他上了船却哭得伤心，恨自己没能把另一个渔民兄弟救回来。”丁之乐颇为感慨，直至“红旗号”船将他们顺利救起，送回永兴岛救治，关姓渔民仍然郁郁寡欢，念念不忘那位素昧平生便天人永隔的“兄弟”。听说从那片海域打捞上来的鲨鱼腹中还有人类的残骸，他又一次潸然泪下。

如今，渔民去往南海捕捞作业已有精准的气象预报、先进的导航设施和坚实稳固的船只。曾经的艰难险阻、九死一生仿佛都成了丁之乐讲给后辈的传说。

“哪一个渔民，没在鬼门关前走一遭？我们‘做海’的人啊，有句话叫‘不死就有’。”如他所说，那海边不时闯入视线的一座又一座衣冠冢，它们的主人或是遭遇台风，或是遭遇海盗，或是失去航向……再也没能回到这片深深眷恋的土地。

即便如此，每当风满帆扬，这群皮肤黝黑、眼神深邃的“做海人”依旧光脚踏上甲板，向着那片蓝色的国土，起航！⑤



渔船编队前往南沙开展捕捞生产活动。

海南日报记者 李英挺 摄